

人境庐杂文钞(上)

黄遵宪著 钱仲联辑

前 言

黄遵宪诗，向来被推为晚清诗界革命的魁杰。《人境庐诗草》，行世已久。他的文章，据一九三〇年版《人境庐诗草》其孙能立所撰后记，说有“文集若干卷”，但未见刊行。近代学者，对黄氏文章的评价，可以章炳麟、梁启超二家之言为代表。章氏《与邓实书》说：“公度慧言经世，其体则同甫（陈亮）、贵与（马端临）之侪，上距敬輿（陆贽），下推水心（叶适），犹不相逮。”梁氏《嘉应黄先生墓志铭》说：“先生为文章，务取畅达，不苟为夸饰。”章论含贬义，梁论也不象他推尊黄诗那样地褒扬。其实，章评是按照先秦两汉西晋文章的标准作出的，显然有复古的味道，同甫、贵与之文，言之有物有叙，也谈何容易。我在四十多年前笺注《人境庐诗草》的时候，遵宪从弟遵庚先生曾将其抄藏的遵宪遗文书札借给我参考。我采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为年谱和笺注，但为体裁所限，往往不能整篇录入，如与梁启超的手札等，都是节录。抗战军兴，家毁于火。钞藏的黄氏文稿，也同归浩劫。解放后，再函遵庚先生借阅前稿时，寄来的已不全是以前所寄之文，说是前寄文稿也已失去了。我这次钞辑黄氏杂文时，除钞自遵庚所寄的未刊稿外，还从姨表兄俞运之先生

处钞到若干篇，最近又从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破书堆中，检到清末人所钞录的律赋一本，其中有黄氏于二十岁应秀才入学试时所作《小时不识月赋》一篇，极为难得。这样，合计我钞存的黄氏杂文，已有二十九篇，多为世人所未见。至于《湘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所载黄氏讲演词、论学书等，是已经公开发表之作，不在我钞辑范围之内。

这里辑录的文章，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对于了解黄氏家世、生活以及政治、经济、学术、文艺等思想各方面，都很重要。关于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方面的，如《朝鲜策引言》揭露沙俄的扩张野心，《皇朝金鉴序》、《中学习字本序》主张学习西方技术而保持封建伦常传统的必要，《春秋大义序》强调通经致用，《致蔡毅若观察书》分析盲目引进外国设备的祸害。关于学术、文艺等理论方面的，如《读书馀适序》指出笔记、杂说的重要意义，《巡回日记序》强调游记的作用，《日本文章轨范序》阐说为文必择善法，《与丘菽园书》、《明治名家诗选序》主张别创诗界、强调诗歌的宣传鼓动作用，《山歌题记》重视民歌的成就，《梅水诗传序》、《与严几道书》主张言文合一和文体改革，《先哲医话跋》、《牛渚漫录序》强调中医的成就。其它反映爱国华侨经济文化等动态的，如《章公墓志铭》、《图南社序》；可以考知光绪初年黄氏与中日文化有关的情况的，如《仙桃集序》等十一篇为日本友人著作所写的序跋；可以考知黄氏生活情况的，如《寄和周朗山诗跋》、《与陈伯严书》；可以考知黄氏家庭情况的，如《曾祖母李太夫人述略》、《先妣吴夫人墓志》、《四弟公望铭辞》、《祭家箕山叔文》。还有一些旧时代特有文艺体裁，如《小时不识月赋》，是用于科举的律赋，黄氏写来，却能化臭腐为神奇；《上郑星使公禀》，是宋四六形式的应用文，能运用旧典故反映新事物。这些文章现在《文献》丛刊上发表，对黄遵宪研究者和近代史、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，是有一定的参考之用的。

钱仲联于江苏师范学院

小时不识月赋以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为韵 同治丁卯

碧宇光澄，青春梦绕。旧事茫茫，予怀渺渺。月何分于古今，人犹忆乎少小。举头即见，依然皓魄团团；总角何知，漫道小时了了。昔李青莲神仙骨格，诗酒生涯。偶琼筵之小坐，向玉宇而翘思。清影堪邀，且喜三人共盞；韶华易逝，那堪两鬓已丝。未知过客光阴，几逢圆月；每望广寒宫阙，便忆儿时。细数前塵，尚能仿佛。灯共人篝，果从母乞。鬓边之玉帽斜欹，膝下之彩衣低拂。骑来竹马，长干之侣欢然；梦入绳床，湘管之花鄂不。偶绮阁之春嬉，见玉阶之月色。忽流满地之辉，莫解中情之惑。几时修到？竟如七宝装成；何处飞来？不用一钱买得。只昨夜高擎珠箔，偶尔招邀；似春风吹入罗帏，未曾相识。何半钩兮弯环，复一轮兮出没。羌珠斗之光凝，更星潢之艳发。相逢倍觉依依，怪事辄呼咄咄。倘使层梯取得，愿登百尺之台；只应香饼分来，误指中秋之月。问天不语，愈极模糊。屡低头而思起，奈欲唤而名无。阿姊聪明，拏帘学拜；群儿三五，捉影相娱。几从华屋秋澄，凝眸谛视；每见银河夜转，拍手欢呼。如此心情，犹能揣度。曾圆缺之几回，已容颜之非昨。恐蟾兔其笑人，竟江湖之落魄。偶然今夕重逢，愿有新诗之作。想当日铜鞮争唱，都如宵梦一场；算几番玉镜高悬，未及少年行乐。因慨夫老大依人，关山作客。桃园春色之宵，牛渚秋江之夕。谢公别处，客散天青；宛水歌中，沙寒鸥白。历数游踪，都成浪迹。空学浣花老友，儿女遥怜；只同中圣浩然，风流自适。孰若髻挽青丝，头袅紫玉。捉花底之迷藏，向墙阴而踟躅。银床高卧，翻疑地上霜华；翠袖同看，未解闺中心曲。可惜流光弹指，此景难追；即今皎魄当头，童心顿触。盖其别翻隽语，故作疑团。真梨花之有舌，拟琢玉

以成盘。早岁香名，艳说谪仙位业；扁舟午夜，饱看采石波澜。仰公千载，对月三叹。我自惭绿鬓华年，曾无才调；恨未识锦袍仙客，相与盘桓。

端庄流丽，情文相生，令人一读一击节。失名评

朝鲜策略引言 光绪庚辰

地球之上，有莫大之国焉，曰俄罗斯。其幅员之广，跨有三洲，陆军精兵百余万，海军巨舰二百余艘。顾以立国在北，天寒地瘠，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。自先世彼得王以来，新拓疆土，既逾十倍。至于今王，更有囊括四海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其在中亚细亚，回鹘诸部落，蚕食殆尽。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，往往合纵以相拒。土耳其一国，俄久欲并之，以英、法合力维持，俄卒不得逞其志。方今泰西诸大，若德，若奥，若英，若法，若意，皆眈眈虎视，断不假尺寸之土以与人。俄既不能西略，乃幡然变计，欲肆其东封。十余年来，得桦太洲于日本，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，又屯戍图们江口，据高屋建瓴之势。其经之营之，不遗余力者，欲得志于亚细亚耳。朝鲜一土，实居亚细亚要冲，为形势之所必争。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。俄欲略地，必自朝鲜始矣。嗟夫，俄为虎狼秦，力征经营，三百余年。其始在欧罗巴，继在中亚细亚，至于今日，更在东亚细亚，而朝鲜适承其敝。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，莫急于防俄。防俄之策如之何？曰：亲中国、结日本、联美国，以图自强而已。

巡回日记序

天下万事万物，皆托于地。举凡山川之夷险，物产之盈虚，民生之聚散，皆与国之盛衰相关。故善为国者，莫善于治地。地如此广莫也，万事万物之傅焉者如此其纷繁也，必非不出户庭所能周知，故善志地者，莫善于记游。古人志地之书，以《三坟》、《八索》为最古，书皆不传。传者若《禹贡》，若《山海经》，皆身所经历叙述闻见之书也。然自东汉以后，词章日盛，山水方滋，学士大夫排日纪游之作，自马第伯《封禅仪》以下，无虑数十家，类皆模范山水，雕镂词章，夸丘壑之美，穷觴咏之乐。其尤雅者，亦不过流连旧墟，考订古迹，以供名流词客之清谭耳。求如李文公之《来南录》、孙文定之《南行记》，盖不可多得也。自余来日本，知日本士大夫喜游，天性又善属文，故所见游记最多。然大都文人习气，无益于用。顷者生田水竹以《畿道巡回日记》见示，书凡数万言，于所闻见，能见其大。其叙事质而不俚，立论庄而不腐。余乃不禁为之熟读而三叹也。日本之为国，独立大海中，生田子所未至，独二州耳，然足迹限于一隅。方今轮船铁路，纵横交错于五大部洲，生田子苟无事，何不裹数年之粮，西穷禹域、南访交趾，至澳大利亚折而西，泛舟过印度，达麦西，经波斯，入欧罗巴中原，遍历俄、德、意、法、英诸大国，然后越大西洋，吊华盛顿之所都，寻阁龙之所辟土，复绕太平洋而归。苟以其山川物产民俗笔于书，必更有可观。生田子未老，且有济胜之具，其亦有意于此乎？嗟夫！余倘能屏弃百事，遍游天下，舍生田子其谁从哉？

皇朝金鉴序

日本之史，以汉文纪事者，莫善于《大日本史》，而其书实出水户藩士之手。水户藩号多贤，有青山云龙氏者，世以史学鸣。其伯子延先，继《日本史》后，为《纪事本末》一书，而史体益备。余来日本，即闻青山氏名，后得与其季子延寿交。延寿官于史馆，平生所著述，多涉国史，与之徵文考献，无能出其右者。顷复出其所著《皇朝金鉴》索序于余。其书分类排纂，采辑古来明君良相名儒大贤之事迹，可为法鉴者，盖《世说》、《言行录》之体也。今欧、米诸国，互相往来。世之论者，好远鹜博，辄惊其强盛，以为事事皆可取法，而以己国为鄙陋无足道。虽孩童妇女，亦夸拿破仑，誉华盛顿。老师宿儒，昧昧姝姝，守一先生之说者，遽斥为固陋。此其说似矣。虽然，余窃以为天下者，万国之所积而成者也。凡托居地球，无论何国，其政教风俗，皆有善有不善。吾取法于人，有可得而变革者，有不可得而变革者。其可得而变革者，轮舟也，铁道也，电信也，凡所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。其不可得而变革者，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。日本立国二千余年，风俗温良，政教纯美，嘉言懿行，不绝书于史。吾以为执万国之史以相比校，未必其遂逊于人。则以日本之史，教日本之人，俾古来固有之良，不堕于地，于世不无裨益，则亦何事他求哉？抑吾闻各国学校所以教人者，莫重于国史。米利坚立国仅百年，于地球最为新国，其学校亦以米国史为重。圣人有言：切问近思，理固然也。若夫译蟹行之字，钞皮革之书，今日之日本，正不乏人，余老友青山先生固不肯为，亦不能为也。

春秋大义序

日本藤川三溪以所著《春秋大义》求序。余读其书，识议明通，断制精确，一字一义，必求其当。余既条举所见，系之简端，复发策而序之曰：尊《春秋》者，莫先于孟子。孟子自称为窃取其义，而一则曰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再则曰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盖专以此事求《春秋》也。孔子之言曰：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《春秋》之事，诚天下万世是非之准，得失之林矣。彼说经者徒以辞求，穿凿附会，愈失而愈远。至以断烂朝报疑《春秋》为无用，亦未尝比其事而观之耳。《春秋》之事，莫大乎尊王攘夷，汉土之读书者尽知之。而推而行之日本，其致用也远，其收效也尤速。日本自源、平以来，将军主政，太阿倒持，七百余载，玉步未改，俨有二君，王章弁髦，不尊已甚矣。迨乎德川末造，欧、米诸国，接踵而来，皆以兵威劫成盟约，红髯碧眼，羊狼虎视，族类不同，语言亦异。于是举国之人，以其从古未通，骇然不知为何物，群名之曰夷，纷纷竞起倡尊攘之说。豪杰之士，或陷狱以死，或饮刃以殉，碎身粉骨有不恤者，为尊攘也。魔岛关鏖战者再，弹丸雨飞，流血成海者，为尊攘也。七卿西奔，二藩合纵，锦旗东指，声罪黜霸，为尊攘也。凡所以鼓动群伦，同德同力，卒覆幕府，以成明治中兴之业，皆《春秋》尊攘之说有以驱之也。何其奇也！夫《春秋》之事夥矣，而后世儒者谓专在尊攘，此亦南渡以来，愤宋室孱弱，有为之言，求之《春秋》，未必悉当。而日本行之，其效乃如此。此亦如直不疑之引经断狱，其谓子为卫君，则非其缚太子，则未尝不是也。嗟夫！通经所以致用也，苟实事求是，归于有用，则虽郢书燕说，而亦无不可，又何必一字一义之必求其当也哉？以余闻藤川子固抱用世之志者也，故书

此说以归之。

中学习字本序

遵宪来东，士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，顾未见长三洲□□□□。顷儿玉士常持其书乞序，余素不晓书，然读其中士畠寅次之文为之三叹也。吉田者，亦节烈士，德川氏之季，以非罪毙江户狱中者。日本传国二千余年，一姓相承，五洲未有。自将军擅政，太阿倒持，如周之东，君拥虚位。德川氏末造，二三有志之士，慨然思尊王复古，一唱而百和，天下豪杰，靡然从之，粉首碎身，无所顾恤，卒覆幕府，以蔚成明治中兴之业。何也？盖圣贤之书，忠孝之道，习之者众，人人有忠君爱上之心，固结而鬱发，不可抑遏，以克收其效也。彼若国政共主之治，民权自由之习，宁有此乎？书固小道，然孔、孟之道，即于是乎属，此吾愿习字者益思精其义而察其理也。吉田往矣，长氏、儿玉氏，皆汉学者流，试持吾言，问今之士大夫谓何如？

光绪四年十月，嘉应黄遵宪序。

日本文章轨范序

天下事变，至于今日而既极矣。事变极则法无不备。然因他人之法，必择善者立为轨范，使有所率而循焉，有所依而造焉，而学者乃不迷于所向。吾读五经四子之文，欲执一法以求之，曾不可得。古无所谓文，乃无所谓轨范耳。然自汉、魏来，逮于近世，萃天下贤智之士，以求工文章，无虑数十百家。不善者无论矣，其善者

各就其性情之所偏近，学问之所偏到，此长彼短，此是彼非，吾不知所择而一一学之，则驱车于蚁封马埵，且执鞭洋洋，欲与康衢大道同其驰骋，其败绩压覆也必矣。杯盘也，爵罍也，不立之模而搏泥火中，鼓风而陶之，不为髻髻薛暴者又几希矣！文之不可无轨范也。石川鸿斋日本高才博学之士，外而汉籍，内而和文，于书无所不读。近者撰日本名文若干篇，命曰《轨范》，以示学者，仿谢氏《文章轨范》之例也。嗟夫！学他人之法，不择其善者，而芒芒昧昧，竭日夜之力以求其似，不求其善，天下之事，无一而可，岂独文章也哉！

大清光绪五年闰三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撰并书于钦差大臣公署之日观。

洒落奇伟，妙在意外，中段取譬喻，裁云缝月之高手，殆似读老苏之文。仆何物，叨蒙华人赏誉，真一代奇福，可以夸耀万世。鸿斋拜读。

仙桃集序

古之人有以巾闻于世者，一为郭林宗之折角巾，一为陶渊明之漉酒巾。乃今又得之浅田先生之道士巾。先生疗余疾，余赠以巾。先生大喜，招其同志饮酒赋诗，属而和者数十人。数十人者又仿其巾而模造之，于是浅田巾之名名于通国。夫以先生之高风亮节，隐居不仕，亲戚情话，琴书消忧，所谓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其于二子殆庶几焉。顾东汉之末，宦官窃权，党锢狱起，知名之士，多被其害。林宗褒衣博带，周游群国，特委蛇以避难耳。而陶靖节值晋亡宋兴，其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欲为胜国之顽民，不欲为新室之勋臣

耳。余读其《述酒》诸诗，于沧桑之变，盖三致意焉。则取巾漉酒，亦借以浇其胸中之块垒已也。先生年少不陷于党祸，至今日则时方太平，优游足乐，弹冠而出可也，束带而立亦可也，夫何慕于二子而以黄冠为？先生顷哀其诗属余序，余以此意质之。先生方左执卷，右执杯，折巾一角，呼童漉酒，科头箕踞，大笑而不答。既而曰：子毋足知我，且饮酒。

光绪庚辰夏五，岭南黄遵宪公度撰。

明治名家诗选序

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，苟有一国焉，偏重乎文章，国必弱。故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。文章之有诗，又等而下之矣。虽然，古者太史巡行群国，观风问俗，必采诗上陈，使师瞽诵而告之于王。《春秋》为经世之书，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。我朝大儒顾亭林之言曰：自诗之亡，而斩木揭竿之变起。盖诗也者，所以宣上德，达民隐者也。苟鬱而不宣，则防民之口，积久而溃，壅决四出，反或酿成巨患焉。然则诗之兴之与国之盛衰，未尝不相关也。自余随使者东来，获与此邦贤士大夫游，读其诗文，多卓然成家，远轶前世。余尝求其故，则以德川氏中叶以后，禁网繁密，每以文字之祸，下儒者于狱，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。维新以来，文网疏脱，捐弃忌讳，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，所以臻此极盛也。今读城井氏之所选，类多名作。其雍容揄扬，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，固不待言。即偶有触忤时事，稍涉忿激，而其意悉本乎忠厚，当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。专集总集之编，相继出于世，是可以觐国运矣。以余闻欧罗巴固用武之国也，而其人能以诗鸣者，皆绝为当世所重。东西数万里，上下数千年，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，安可以其

无用弃之哉！后有輶轩采风之使，其必取此卷而读之。

大清光绪六年六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。

读书余适序

从古硕学之士，必有二三著述为生平精意所寄者，而又往往出其余力，缀为杂文，以发抒事理，订证古今。在作者或不甚爱惜，然承学之士，每欲为之永其传，诚以出自名儒，断非浅植者流所能为也。余考杂说之书，《四库》著录凡八十多部，其出于高才鸿儒之撰述者，十居其五，而出于门生后进之所编辑者，又十居其五。盖博雅君子，积学既深，即随手掇拾，不必求工，而书自足传。至亲所受业之人，即其师之遗簪弃履，尚什袭珍藏之不暇，况于其书，其郑重而欲传之，固其宜也。余未渡东海，既闻安井息轩先生之名。逮来江户，则先生歿既一年，不及相见。余读其著作，体大思精，殊有我朝诸老之风，信为日本第一儒者。物茂卿、赖子成辈，恐不足比数也。先生之书，既风行于世，顷其门人松本丰多氏复举其《读书余适》见示，盖先生盐松纪游之作，而松氏手录而存之者也。余受而读之，纪事必核，择言必雅，譬如狮子搏兔，虽曰游戏，未尝不用全力。又譬之画龙者，烟云变灭，不得睹其全体，而一鳞一甲，亦望而知其为龙也。学问之道，固视其根柢何如。能者不能以自掩，不能者亦不能以袭取，信矣哉！往岁余友曾以息轩遗文命余序，余深愧才学不称，执笔而复搁者再。今松本氏促余序此编，犹自觉有举鼎绝膑之态也，惴惴然而后下笔。

大清光绪七年夏五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序。

牛渚漫录序

余尝以为泰西格致之学，莫能出吾书之范围。或者疑余言，余乃为之徵天文算法于《周髀》盖天，徵地圆地动之说于《大戴礼》、《易乾凿度》、《书考灵曜》，徵化学之说于《列子》、《庄子》，徵光学之说于《墨子》，徵电气之说于《亢仓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淮南子》，徵植物动物之说于《管子》、《抱朴子》，闻者始缄口而退。挽近士夫喜新骛奇，于西人之医事，尤诧为独绝。见其器用之利，解剖之能，药物之精，辄惊叹挢舌，谓为前古之所未有，转斥汉医为迂疏寡效，卑卑无足道。噫嘻！何其不学之甚也！余考古之俞跗能割皮解肌，结筋搦髓，华佗于针药所不能及者，辄使饮麻沸散破腹取病，复为缝腹，傅以神膏，此皆西人所谓穷极精能者，而古之汉医于二千余年之前，固既优为之。若吾之望气察色，见垣一方，变化不测，洞阴究阳，则为西医之所无。然则汉医何遽不若西医乎？司马温公之论佛法，谓其精微不能出吾书。余谓西学无不如此，特浅学者流，目不识古，以己所未闻，遂斥为乌有，可谓蚍蜉撼树，不自量之甚也。日本浅田先生，为汉医于举世心醉西法之时，坚守故说，百折不变，盖先生学问该博，多读古书，故实有所见而云然也。先生于刀七餘暇，曾汇辑古人关涉医事之说，名为《牛渚漫录》。余受而读之，非惟医家诸说尽拔其萃，而于天地间万事万物之理，即此一篇，亦可以旁推而交通之。嗟夫！西人之学，每偏于趋新；吾党之学，每偏于泥古。彼之学术技艺，极盛于近来数十年中，古不及今，其重今无足怪也。吾开国独早，学术技艺，数千年前已称极盛，吾之重古人，古人实有其可重者在也。不究其异同，动则剿袭西人知新之语，概以古人所见，斥为刍狗，鄙为糟粕。乌乎！其可哉！余故读

是編而叹息久之。

大清光绪七年春三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撰。

图南社序

吾尝读《易》，离为文明之象，而其卦系于南方。考之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记，经传所载，《诗》之十五国，《春秋》之诸大国，其圣君名臣，贤士大夫，立德立言，经纬天地者，大氏为北人，而圣人乃为是言者，则何也？盖时会所趋，习俗递变，古今时地，日异而月迁，若今之句吴于越，周断发文身之邦，椎髻卉服之俗也，而数百年来，冠冕之盛，甲于天下。推而至于八闽百粤，咸郁郁乎有海滨邹、鲁之风。乃至粤之琼州，闽之台湾，颢颢独居大海之中，古所谓蛙鼃之与处，鱼鳖之不足贪者，而魁梧耆艾，英伟磊落之士，亦出乎其中。盖天道地气，皆自北而南，而吾道亦随之而南，圣人之言，不其然欤！南洋诸岛，自海道已通，华民流寓者甚众，远者百数十年，颇有置田园，长子孙者。大都言华言，服华服，俗华俗，豪富子弟，兼能通象寄之书，识佉卢之字，文质彬彬，可谓盛矣！夫新嘉坡一地，附近赤道，自中国视之，正当南离。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出，而寂寂犹未之闻者，则以董率之乏人，而渐被之日尚浅也。前领事左子兴观察，究心文事，创立社课，社中文辞，多斐然可观。遵宪不才，承乏此间，尤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，兼及中西之治法，古今之学术，窃冀数年之后，人材蔚起，有以应天文之象，储国家之用，此则区区之心，朝夕引领而企者矣。抑庄生有云：鹏之徙于南溟也，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今故取以名吾社，二三君子其共勉之。

光绪辛卯十一月，黄遵宪叙。

山歌题记 光绪辛卯

十五国风，妙绝古今，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，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，反不能尔。以人籁易为，天籁难学也。余离家日久，乡音渐忘，辑录此歌谣，往往搜索枯肠，半日不成一字。因念彼冈头溪尾，肩挑一担，竟日往复，歌声不歇者，何其才之大也？

钱唐梁应来孝廉作《秋雨庵随笔》，录粤歌十数篇，如“月子弯弯照九州”等篇，皆哀感顽艳，绝妙好词，中有“四更鸡啼郎过广”一语，可知即为吾乡山歌。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，或以作韵，苟不谙土俗，即不知其妙。笔之于书，殊不易耳。

往在京师，锺遇宾师见语，有土娼名满绒遮，与千总谢某昵好。中秋节至其家，则既有密约，意不在客。因戏谓汝能为歌，吾辈即去，不复颺。遂应声曰：“八月十五看月华，月华照见依两家（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）。满绒遮，谢副爷。”乃大笑而去。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。

又有乞儿歌，沿门拍板，为兴宁人所独擅场。仆记一歌曰：“一天只有十二时，一时只走两三间，一间只讨一文钱，苍天苍天真可怜！”悲壮苍凉，仆破费青蚨百文，并软慰之，故能记也。

仆今创为此体，他日当约陈雁皋、锺子华、陈再芴、温慕柳、梁诗五分司辑录。我晓岑最工此体，当奉为总裁。汇选成编，当远在《粤讴》上也。

梅水诗传序 光绪辛丑

语言者，文字之所从出也。语言与文字合，则通文者多；语言与文字离，则通文者少。余于《日本学术志》中，曾述其意，识者颇颺其言。五部洲文字，以中国为最古。上下数千年，纵横数万里，语言或积世而变，或随地而变，而文字则亙古至今，一成而不易。父兄之教子弟，等于进象胥而设重译。盖语言文字扞格不相入，无怪乎通文字之难也。嘉应一州，占籍者十之九为客人。此客人者，来自河、洛，由闽入粤，传世三十，历年七百，而守其语言不少变。有《方言》、《尔雅》之字，训诂家失其意义，而客人犹识古义者；有沈约、刘渊之韵、词章家误其音，而客人犹存古音者。乃至市井詬谑之声，儿女噢咻之语，考其由来，无不可笔之于书。余闻之陈兰甫先生，谓客人语言，证之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，无不合。余尝以为客人者，中原之旧族，三代之遗民，盖考之于语言文字，益自信其不诬也。里人张榕轩观察，少读书，喜为诗，钞存先辈诗甚富。近出其稿，托仙根明经广为搜集，重加编订。余受而读之，中如芷湾、绣子两太史，固卓然名家，其他亦雅驯可诵。嘉、道之间，文物最盛，几于人人能为诗。置之吴、越、齐、鲁之间，实无愧色。岂非语言与文字合，易于通文之明效大验乎？自物竞天择、优胜劣败之说行，种族之存亡，关系益大。凡亚细亚洲古所称文明文物之邦，均为他族所逼处。微特蒙古族、鲜卑族、突厥族茶然不振，即轰轰烈烈以文化著于五洲，如吾辈华夏之族，亦叹式微矣！文章小技，于道未尊，是不足以争胜。凡我客人，诚念我祖若宗，悉出于神明之胄，当益骛其远者大者，以恢我先绪，以保我邦族，此则愿与吾党共勉之者也。

寄和周朗山诗跋同治癸酉

琨，字朗山，安徽定远人，何师入幕宾也。壬申十一月，拔萃榜已发，于锁院中誊试，得一副本。日西斜，有短衣古服，须眉清疏者出，曰：孰黄生者？余曰：宪是也。则相视而笑，默默不得语，久而曰：此别何时再见矣？余约于槐黄时。乃愀然曰：明经不第，不值一钱，余又将乘辕改北，背城借一也。旋即出其所赠诗，次日谒师后，邀余见，昌言于众曰：过岭以来所见士，君一人耳。又就诗中跋引伸之，无多语也。匆匆作别，差池不见。行至兴宁，又寄余数诗。余得之不乐，曰：朗山诗凄凉掩抑，乃至于此，吾惧其将死矣！今年来省，急询其行踪，则已于三月病归自肇庆，竟于十九日卒于佛山之舟中。问其柩，知未反。余即携纸钱一束，展拜其殡，盖明日将发引矣。一棺萧然，泣且无泪。朗山有灵，殆感吾二人因缘之慳，犹欲待余一哭欤？呜呼！附录于此，志知己之感！执笔未下，又不知涕泗之何从也！

癸酉九月一十六日，遵宪记。

先哲医话跋

《先哲医话》上下二卷，日本信浓人浅田宗伯撰。考文渊阁著录之书，凡医家类九十七部，一千五百三十九卷，列于存目者又九十四部，六百八十一卷。证之内外，药之气性，方之佐使，无不备也。然未有辑医论以成话者，医之有话，实自宗伯始。夫医者意也。病有万变，医无一定。自和济局方专主燥烈香热之品，而刘守

真救以寒凉，至于张子和举一切病以汗吐下三法治之，东垣兴而重固脾，丹溪出而重滋阴，景岳作而重补阳。夫古之人覃精研思，竭毕生之心力以从事。当夫纵心孤往，必熟察天时之寒燠，地气之燥湿，世运之治乱，人身之强弱，一旦豁然贯通，或凉或热，或补或伐，如良相治国，名将用兵，投之所向，无不如意。其一偏之论，皆其独得之秘也。或不察所由来，昧昧姝姝，守一先生之说，物而不化，是何异契舟求剑以为剑在是乎？至鉴其无效，转谓古方适足以误人，如陈起龙、黄元御诋议先哲，不遗余力，抑又慎矣！盖先医真积力久而有所独得，单词片语，皆精微之意行乎其间，虽涉一偏，学者能优而柔之，履而饫之，复神而明之，用均无不救人，况其言之纯粹以精者乎！是卷搜罗名言，间附评论，皆折衷精当，托始于后藤艮山。艮山盖唱复古之说者，而末卷多纪菑庭之论，于读经之审，运用之妙，尤三致意焉。非唯举先哲之法以示人，且示人以教法之方，浅田氏于此，何其力勤而用心苦也。日本之知汉医自新罗、百济来，逮隋、唐而盛。其后李、朱之说大行，丹水友松首倡复古，医学昌明至于今。此书所录，自享元至文政凡十三人，取其尤著者耳。浅田氏名惟常，号识比，一号栗园，旧幕府医官，今隐居不仕，以医名五大洲，著医书三十余种，斯其一也。顷疗余疾，因得读其书。他日归，将致之医院，以补金匱石室之缺云。

大清光绪五年王正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跋。

